

大师介绍

现实与超现实

——穿越时间的“游吟诗人”基里科

郭亮

近期，在上海艺仓美术馆所展出的意大利著名艺术家基里科作品引起了观众们的关注。这也是基里科在国内所举办的最全面的一次作品回顾，其呈现作品的丰富程度令人惊喜，其中包括油画、素描、雕塑、服饰设计和插画手稿等作品，是国内观众近距离能够直面大师作品的良机。

吉尔吉奥·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年7月10日至1978年11月20日）是希腊裔意大利人，也是形而上学画派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希腊，早年在雅典工艺学院和德国慕尼黑美术学院学习，在德国生活时，受到画家勃克林象征主义与尼采思想的影响，这也是他日后开创形而上学画派的重要原因。

基里科23岁来到巴黎，4年后返回意大利，不久应征入伍。1917年因患病在医院结识了未来派画家卡罗·卡拉，并在后来共同发起成立形而上学画派。形而上学画派着力表现人对西方社会发展的思考，关注精神世界与思维的不同侧面。这个画派受到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影响，其中亦带有弗洛伊德思想的痕迹。事实上，他们比后来的超现实主义画派更早的表现了精神分析学中关于直觉、幻觉和潜意识理论，作品中充满了神秘怪异的气氛、静态世界与特殊的存在感。

既迷恋古典时代，
也与现实世界发生着密切关联

基里科的艺术风格大致分为几个时期，从早期受象征主义艺术家的影响，到浪漫主义和具有个性的形而上学时期。

站在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上看，基里科的艺术语言非常独特，他既迷恋古典时代，也与现实世界发生着密切关联。和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例如达利）所呈现的世界图景不同，基里科更沉浸在他个人的寂静世界：例如空旷无人的广场、古典雕像、模型和滚铁环的小女孩等等。在基里科1914年创作的绘画中，出现了人体模型，这个特殊的形象之后被画家经常描绘。学者们认为，这个形象可在画家与其音乐家弟弟萨维尼奥，以及诗人阿波利奈尔间密切的艺术合作中找到它的起源。学者桑塔莱利认为这个构想出自于1913年底的一首法国诗歌（Le Musicien de Saint-Merry），次年，墨西哥编舞家马里乌斯·德·扎雅斯将主题转换成芭蕾舞，扎雅斯使用裁缝的假人，头上塞满了稻草和缝合。像诗人阿波利奈尔作品中的“无人人”一样。基里科的人体模特是诗人具有洞察力的拟人化，一种超越人类境界之外的声音和视觉超自然化身，是缪斯、先知和中世纪行吟诗人（其原型是古希腊诗人所追求的）。这些神秘和沉默的人物经常坐在冷清的广场，位于前面的黑板与神秘的涂鸦暗示了诗歌艺术。要解释这一点，必须考虑到基里科的生活背景，画家在希



▲静物 油画 莫兰迪作

▲风景 油画 莫兰迪作

▲一条街的神秘与忧郁 油画 基里科作

▲古代石膏像与橡胶手套

油画 基里科作

腊的沃洛斯出生所保留的文化记忆，他作品的文化基因是从古代世界到19世纪晚期德国文化的浪漫愿景；艺术家勃克林和克林格尔是基里科的图画模型，而尼采、威宁格和史宾豪尔提供了形而上学哲学元素。基里科艺术思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弟弟萨维尼奥的影响。基里科在1914年的作品中，频繁地把服装店中当衣架的模特儿代替石膏像。音乐家弟弟萨维尼奥的戏剧《垂死者的歌唱》对基里科有所启示。该剧主人公是一个“没有声音，没有眼睛和没有面庞的人。”据说萨维尼奥曾为基里科画过一幅肖像，此种造型使基里科产生了兴趣，使他找到“真正艺术家”的化身：没有声音也无视力的模特儿，正好体现了“一切创造都在沉默中进行……真正有价值的是闭着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之艺术理想。学者们表示：基里科有意识

地将物体置于不合理的位置上，表现出物与物之间新的关系，从而使这些东西超出了日常所见。他的画面上谜一般令人难解的感觉就是由此产生的。在基里科的作品中，如同梦的影像被明确地表现出来，有一种异常的感觉。不过他的作品是理性的一种表达，具有更多的哲学性，是形而上的。按基里科自己的说法，真正的形而上绘画，是把事物从日常的状态中分离开所出现的。

致力于“形而上”绘画

形而上学（Metaphysics），从字面意义上讲，是“旨在解释存在和世界的基本性质”，形而上学用尽可能宽泛的措辞来回答两个基本问题：根本存在与它们的形式，基里科与尼采分享了对这种概念的钟

爱：他们在少年时期受到的影响是阅读古希腊哲学家，特别是前苏格拉底学派著作而产生的。在费拉拉生活期间，基里科曾这样描述道：在自由的时间里，可以充分考虑我们人生至高的目的：即艺术与精神的问题。费拉拉是意大利最可爱的城市之一，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正致力于“形而上”绘画，故给我印象独深、启迪最多。

《不安的缪斯》可能是基里科最著名的作品，这幅画最初是叫做《不安的女子》。画面的背景是位于费拉拉的埃斯滕塞城堡，工厂和烟囱。人体模特的身体是从古代雕像中脱胎而来，伴随着20世纪早期与艺术文化关系密切的科学精神，其结果出现了一个扭曲和不协调的古典风格。左边的缪斯正在远离观众，在带褶皱长袍的柱状体中，或是将萨摩斯岛的赫拉克或奥

林匹亚的希波达弥亚与德尔斐战车驾驭者的后裔混合在一起。另一位缪斯类似于米利都（布兰奇迪克）纪念碑中的人物，她所坐的位置可能是一个命运方舟，就像古老的普拉尼斯特人一样。基里科在1917年创作的《游吟诗人》一画中，创造了著名的画面形象，即游吟诗人（Troubadour），据说游吟诗人是地中海宫廷中的预言者，将所有的诗歌传统融合在一起，从荷马时期到凯尔特人的游吟诗人被赋予了预言的能力，但并不关心当下发生的事情。这个主题与色雷斯人的神话游吟诗人是可以互换的，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被描绘为“疲惫的游吟诗人”，例如基里科所描绘的躺在或趴在椅子上的诗人形象。

艺术家对“游吟诗人”的理解也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使中世纪音乐家诗人成为一个更自由，跳

舞和欢乐的新艺术象征。在《瞧！这个人》（Ecce homo）一书中将盖伊·萨伯定义为“歌手、骑士和自由思想家”，更多的表现是对抒情诗的欣赏。基里科的画作中，在停滞的城市中充当令人不安的缪斯女神与游吟诗人暗示出遥远的希腊景色，是由完美的建筑、回廊和露台组成。学者桑塔莱利观察到：画中的广场似乎濒于荒废，只有纪念碑和建筑物与居民的微弱回忆。基里科梦幻般的城市主义处于一个维度缺失的感觉中：这是一个只有沉默雕像的地方，每个元素都会被看见，建筑被安置在一个静止的空间，但光线唤起了地中海迷人的环境，代表发生在赫拉克利特（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所说的“酝酿着神秘的正午”，即一个斜阳投射在地面上长长阴影中的景象。街道和房屋处于记忆与预感、古希腊与文艺复兴之间以及未来的精神状态之间。人物以古典雕像、石膏半身像和灯光下的模特或剪影形式修饰，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物被绘制得很小。远在画面背景中，出现了一位无名者或模糊记忆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这似乎是形而上学艺术的出发点：“人”不存在，但是“它”的存在越多，偶然性就越强烈。正如威宁格在他的《关于终极事物》（über die letzten Dinge）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幽闭恐惧症和恐怖真空之间构建景观，被始终隐藏光源的光照亮，与空间关系的矛盾与不同时代和时代的存在相适应。”研究者认为：在印象主义大行其道，并对年轻一代艺术家持续发挥影响之时，唯独基里科怀有不同的看法：“基里科关注的是印象派之前的古典绘画，以及19世纪不属于印象派的作品，在整个20年代中，他疏远了现代派运动，特别是超现实主义，然而基里科那难以抑制的、奇妙无比的想象，仍然不断地在他的作品中出现。”

对今天的观众来说，欣赏基里科的作品充满了惊喜，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无论是戏剧服装还是那些精致的插画手稿。基里科的作品也不仅仅是哲学思辨，亦充满了不少童趣。在《神秘浴场》甚至是《启示录》等作品之中，基里科的画风轻松地消解了原本的主题，会使观众重新理解艺术家的奇思妙想。实际上，很难用浅显的语言来描述艺术家的整体作品内涵，因为基里科在他的作品中设置了美丽的迷局和悠远的历史内涵。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们则更加欣赏基里科十分个人化的绘画语言，他显然并不那么关注充满新奇的外部世界，而是全面转入内心的恒定感，正如基里科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试图尽最大可能来提升我的“精神”图像与想象。进入基里科的世界无疑会是一个充满乐趣、引发思考和带来智性喜悦的独特旅程，他的作品具有无法言尽的魅力。（作者系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

彭鸣亮以独特的艺术符号“圈粉”无数

李兵

互联网时代，谁吃透掌握了“粉丝”，谁也就把握了市场的先机。古已有之的偶像崇拜现象，自近些年引进了“fans”的英文趣译，并用“粉丝”代之以以后，便成为一个社会性现象。从影视界到娱乐界，从体育界到文艺界，从时尚界到读书界，几乎都有层出不穷的“粉丝”群体，而粉丝们追捧的偶像，也是五花八门，从演艺明星到秀场新人，从著名作家到青春写手，从文化名嘴到网络红人，应有尽有。粉丝现象，已以其迅猛而强势的发展，成为当下文化领域里最引人注目的新动向。虽然对“粉丝”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各方看法不一，但是“粉丝”文化对市场的引领作用，大家却有共识。

相对于其他领域，艺术品市场相对来说是一个小众市场，画家也谈不上是大众明星。因此，部分艺术家创作时往往刻意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与观众的需求脱节。而著名艺术家彭鸣亮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起，就巧妙地运用“粉丝”文化，运用一系列方式，了解观众，培养观众，形成了一个欣赏、喜好他作品的忠实的收藏“粉丝”群。他在与观众和收藏“粉丝”群的互动中，既不断了解对方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喜好，但也不盲目迎合市场。而是切实把握市场的走向，以清醒、自觉的艺术创作力不断摸索前行。从别开生面、具有高辨识度的抽象油画，到如今的彩墨画、衍生品艺术品，彭鸣亮一路走来，一路引起美术界、收藏界的关注，也引发各方热议，形成了一个超越美术圈的所谓“彭鸣亮现象”。

“我最为推崇的是毕加索那天马行空般不受陈规约束的自由创造精神”

彭鸣亮曾就读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本有机会到美国艺术类院校排名第一的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当时通知书也收到了，奖学金也拿到了，但因为没有亲戚担保，最后只能无奈放弃。后转赴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深造，完成学业后留校任讲师，并继续从事绘画创作，1997年回国。曾多次在上海美术馆和上海图书馆举办个展，受到好评。尤其是前不久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举行的“链接未来——彭鸣亮艺术大展”，更是成为一次彭鸣亮“粉丝”的大聚会，受到各方关注。

“记得我第一次举办个展的时候，程千发先生就曾为我题词‘慎终始始，则无败

事’。这是前辈的勉励，也一直是我一直坚守的信念。”对于艺术创新，彭鸣亮始终有自己的坚持。他最为推崇的艺术家是毕加索，“毕加索可以把正面的眼睛画到侧面去，他给人类的启迪是什么？那就是没有约定，没有规矩，没有应该，唯一就是追求美。毕加索为什么伟大，他把人类的创造力激发出来了，把艺术解放了”。

记得有一年彭鸣亮去维也纳旅行，正好毕加索基金会在奥地利举行一个难得的大型毕加索作品特展，彭鸣亮放弃所有预定的行程，赶去观摩。他不仅一个人去，还动员旅行团所有的团员也随他而去。原来准备观摩两小时后集体去购物，结果，大家在展览大厅整整盘桓了一天，取消了原来的购物计划。面对着一幅幅朝思暮想的毕加索原作，彭鸣亮激情难抑，充当了义务解说员。精彩的解说，赢得了同行的团员的阵阵掌声。看毕特展，几乎所有的团员不管原来是喜欢艺术还是不熟悉艺术的，几乎都爱上了毕加索，每人买了一本毕加索作品特展画册。回国后，原来与彭鸣亮素不相识的团员都成了彭鸣亮的“粉丝”，他们说，“彭鸣亮是从心底里挚爱绘画艺术”。为了向毕加索致敬，多年后，彭鸣亮还特意精心创作了一幅毕加索头像油画作品。

彭鸣亮认为，艺术家一定得有属于自己的创作“花园”，在别人的“花园”里种花，种得再漂亮，也不是自己的。“当代人撞衫都不舒服，为什么忍受得了‘撞画’呢？”现在艺术创作的最大问题，是部分画家生活和创作相悖。脱离了生活还能产生什么感觉？你与这个时代无关，你怎么打动这个时代的人？”

彭鸣亮说，“每次展览，我都力求向观众展现自己特有的艺术符号，没有创造力的画是没有前途的。我们某些前辈画家，临摹宋元书画的功力非常深厚，但他们缺少的就是创新。综观美术史上的许多巨匠，都具有各自独特的绘画风格，没有一位是靠模仿别人而成为伟大艺术家的。”

彭鸣亮的个性化绘画语言，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也曾经引起过争议。但他说：“我听得起掌声，也听得进嘘声。在中国，有多少画家能创造出自己的艺术语言，很多画家师古摹古，可即便你百分之百地像，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彭鸣亮还只是一位普通的美术教师，工资也只有40多元，当他得知举办一场画展需要400多元的时候，虽然存款还不够300元，但还是毅然

签订了画展合同。那次画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一下子为他带来了几千元收入，并成功地将作品推向了市场。他深知，这只是小试牛刀，要取得更大的成功，他的绘画必须与众不同，有高辨识度，让人一看就觉得“这是彭鸣亮的作品”。

“艺术家应该明确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创新也应该考虑受众的接受度”

在中国现代艺术中，以上海艺术家为代表的抽象艺术曾经成为一道令人瞩目的景象。抽象画作品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也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如德国著名的抽象画家巴塞利兹、美国的抽象画家施纳贝尔的单幅作品已售数百万美金，美国罗斯科的抽象画在拍卖市场已动辄数千万美元一幅。而赵无极、朱德群等海外华人抽象画家的作品价格也不断看涨。当下的上海抽象市场还只能算差强人意，但与国际上的抽象画市场脱节不少。

就市场而言，彭鸣亮是为数不多的获得成功的上海抽象画家。他的绘画基本功扎实，曾经受过严格的写实绘画训练。但是，彭鸣亮却不愿意走别人走过的路，他想寻找适合自己艺术特性的创新之路。彭鸣亮的艺术视野开阔，他不仅喜欢西画，对中国传统的国画和青铜器也涉猎颇多，深有研究。这就使他从事创作时的艺术起点比较高，能够在中西绘画两个平台上进行操持。

不过，彭鸣亮在抽象画方面的创新却表现得十分隐晦。第一，他成功地找到了完全属于他这个画家的抽象绘画语言，充满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因为抽象画在国外发展得较早，国内许多人模仿外国画家的风格，给人一种以似曾相似的感觉，作品缺少持久的生命力。第二，彭鸣亮的创新充分考虑到收藏者的接受度，能够让收藏者和观众认可。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彭鸣亮从来不搞“急风骤雨”式的所谓创新，而是实施渐进的方式。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对作品的构图、色彩进行调整，有所变化，但是绘画的基本核心风格却不大动，这样既不断能给人以新意，又保持了创作的稳定性。第三，彭鸣亮的作品有一支稳定的“粉丝”收藏者队伍，彭鸣亮本人也不断定期与收藏者进行沟通，交换艺术看法。这在目前的抽象画家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一些人自认比观众高明，根本不屑与观众

交流。彭鸣亮作品的“粉丝”收藏者有两个特点：一是学历高，不少都有海外留学背景；二是对艺术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不喜欢跟风。通过与“粉丝”收藏者不断面对面的交流，彭鸣亮获悉了不少有关他作品的真实意见，对他的创作助益颇多。

“艺术家不应躲在象牙塔里闭门创作，要主动借助各种传播方式扩大受众面，保持与公众的紧密联系”

彭鸣亮平时看似有些高调。他向市场“伸手”，尝试与电讯产品合作；与开发商合作，在售楼处举办画展；自费制作灯箱广告，在主要商业街展示作品；在公交车的车身做作品广告；用微信和其他网络媒介发表新作……用各种方式介绍他的艺术，及时让公众了解他的创作近况。在上海，连不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彭鸣亮的大名。

他还热心慈善事业。他曾积极参与并发起组织排球运动员汤森康复专项基金。他将汤森的一个创意完成为一幅抽象画《心愿》。这幅油画被做成有限复制品销售，所得款项全部捐给上海市体育基金会用作汤森康复基金的启动。他还参加了上海科普基金会以及一些科研医疗攻关项目的义拍捐款。为国内外的一些灾区发起慈善拍卖活动。他喜欢跨界，巴西世界杯期间，他每天画一位世界球星，并及时由媒体传播出去。他的57件手稿被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收藏。

对他的高调，虽然也有人不以为然。但是，彭鸣亮本人却认为，艺术家不能躲在象牙塔里闭门创作，应该借助各种传播方式扩大受众面，保持艺术家与公众的紧密联系。

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著名画家肖谷曾在一次座谈会说，对于彭鸣亮的作品及其展示方式的争论已成为一种“彭鸣亮现象”，这种现象里包含着文化精神、艺术本体、社会观点、审美理念、商业模式、收藏内涵等所谓“标准”的话题。“彭鸣亮现象”在多元的环境下出现，他把多元的宽度拉得很宽。而这宽度拉得越宽，文化就能显示出越大的空间。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不是人太多，而是坚持的人太少。彭鸣亮在其独一无二作品中散发着自我的、自在和自由的气息。他坚持自己审美观念，不为外界所动。能够坚持本身也是艺术家很重要的品格之一。



▲彭鸣亮彩墨作品之一

▲彭鸣亮彩墨作品之二

▼彭鸣亮抽象油画作品

